

在落地之處開花 - 渡邊和子修女對生命的領悟

Paul Lee

當我看完一部書後，很少重覆翻閱一遍或數遍，渡邊和子修女的著作-《在落地之處開花》(中文譯本)卻是例外。

渡邊和子修女一生跌宕起伏。當她9歲時，擔任軍官的父親在她眼前被叛變的下屬槍殺。她在29歲時不顧家人反對，堅決進入修院成為修女。當她在36歲時被委任為日本聖母清心女子大學校長。在面對繁忙校務的壓力，她患上了憂鬱症。此外，她還患上了膠原症等病癥，身心遭受極大的痛苦。在病苦中，她卻體悟出人生的真諦。

《在落地之處開花》是渡邊和子修女的個人信念。她認為生命並非無可奈何，而是每人皆可帶着笑臉，在不同的光景裏生活，並讓周遭的人也因你的出現也能獲得幸福。像德蘭修女一樣，渡邊和子修女也曾經歷「神枯」。但當她喪失了自信，確想離開修院時，一位神父送給她一篇短短的英詩。詩的第一行寫着這一句話：「在被放置的地方開花吧」。這句話從此改變了渡邊和子修女的一生。她領悟到如果只在所處的地方抱怨不平、或看別人的臉色而覺得自己不幸，那她只能說是一個環境的奴隸。既然天主給予人寶貴的生命，那麼人面對如何的境況，就在那裏成為環境的主人，讓自己的花綻放。

「在被放置的地方開花吧」的後面接著寫的是「在落地之處開花並不是無可奈何，那是要證明上主安放你在這裏是沒錯的，祂要你以笑容幸福地生活，讓周遭的人也獲得幸福。」當自己以笑容面對冷漠、以「謝謝」回應別人的恩待時，憂愁和暴躁的人竟也漸漸變得開朗與溫和了。

渡邊和子修女愛讀〈微笑〉這一首詩：

如果你得不到期待的微笑時
不必不愉快
就先對他微笑看看吧
忘了微笑的人
是因為沒有人比他
更需要微笑呀



人在「被安放的地方」或許感到痛苦，或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或許成為被憎恨的對象，或許被一直信賴的人背叛了，但無論是怎麼樣的光景，人如果能把無邊的憎恨植入上主的大愛中，讓祂加溫，它將會變成一朵美麗的花，那就把這花朵獻給上主。有時人是被放置在牀上，不能動彈；甚至有上了年紀的，被周圍的人認為「不中用」，被拋在社會的角落裏。如果有這樣的一天，讓我們抱着指日開花的心願。渡邊和子修女領悟到人們不能選擇境遇，但可以選擇

自己的生活方法，把握「現在」這個寶貴的時間，盡全力的活下去。

渡邊和子修女認為：「人生是一所學校，在那裏，不幸比幸福更能成為好老師。」如果把現況變成更好的狀態稱為「發展」的話，至少在起伏不平的人生裏，嘗盡失敗與挫折的滋味，從艱苦多難的人生站起來時，總會比一帆風順的生活更有「發展」的可能性。在2011年東日本發生大地震及海嘯後，她從這個大災難中領會到：「當你痛苦得想死時，你該對自己說：『既然痛苦，就讓自己再活久一點看看吧』。」當你置身於痛苦的山巔時，那裏一定會有下坡的路。當你嘗過翻山越嶺的痛苦，生命定然變得堅強。

談到「生活方法」，渡邊和子修女在繁忙的修道生活和大學的行政工作中最需要的是休息和靜思的時間。「我一直忙於砍樹，卻沒有時間去關照我的斧頭。」雖然人在工作上獲取很大的成就，可是砍木的斧頭就是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因工作而把自己的身心消磨殆盡，那豈不是本末倒置嗎？在這裏想起了耶穌的話：「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16:26) 在日文中，「暇」(hima)的意思並不是「閒暇」的「暇」，而是陽光射進的間隙的意思。我們的心，因為工作而被塞滿的時候，那裏就沒有陽光能射入的空隙，因而失去了生命的光輝，看不到自己的周遭。正如中文的「忙」，既亡了心，且沒有心靈的餘裕，無法體恤自己與他人。

渡邊和子修女也談到「等待」。等待與忍耐往往成了同義詞。住在高層的公寓上，我們每天必須乘坐電梯上落。我們往往按了樓層的按鈕後，就無意識地隨手按了「關」的按鈕。也就是說，我們竟無法等待電梯門自然關閉的四秒鐘時間。修女自我反省：「難道我是一個連四秒鐘也不能等待的人？」這個發現意義重大。自此，修女立下決心，即使一個人搭電梯時也要「等待」。這個決心縱然微小，卻逐漸使她成為「對其他事物也能耐心等待的人」。在等待期間，她就做一個小小的祈禱，內容包括稱頌、感恩或祈求。修女最後領悟到只要等待，那就能產生心靈的餘裕，並使生命變得更充實。

在《在落地之處開花》一書中，作者以八十七高齡，細緻地描述了她在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上去體會生命的意義，在自身的病苦中領悟人生的價值。渡邊和子修女經歷了許多波濤起伏的人生困境，卻能以單純的心，依賴天主，透遇痛苦人生的裂縫，窺看天主對人類生命所作的化工，明白生命的真諦。

「在落地之處開花，並不是無可奈何。

那是要你恭敬地領受命運交予的一切，

編成一束能讓自己微笑，

也能讓他人幸福的花束。」

